

[英]安德鲁·莱恩



YOUNG SHERLOCK HOLMES

少年福尔摩斯

柯南·道尔产权会唯一官方认可
全景展现福尔摩斯的青少年时代

① 死亡云

YOUNG SHERLOCK HOLMES

少年福尔摩斯①

死亡云

[英]安德鲁·莱恩 著

李剑敏 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福尔摩斯·1, 死亡云 / (英) 莱恩著; 李剑敏译.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5.8
ISBN 978-7-5568-0972-1

I . ①少… II . ①莱… ②李… III .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 ① I561.84 —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6469 号

First published by Macmillan Children's Book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Young Sherlock Holmes: Death Cloud by Andrew Lane
Copyright© Andrew Lane 2010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13-581

少年福尔摩斯 1: 死亡云 / (英) 安德鲁·莱恩 著 李剑敏 译

编辑统筹 魏钢强
责任编辑 连 莹
特约编辑 刘晓静
美术编辑 费 广
排版制作 蒋薇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开 本 720×980 1/16
印 张 13.25
书 号 ISBN 978-7-5568-0972-1
定 价 24.00 元



麦克米伦世纪童书

麦克米伦世纪 全称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由全球最大、最知名的国际性出版机构之一的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共同注资成立。

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 号院 7 号楼庚坊国际 10 层
邮编：100088 电话：010-82093837
新浪官方微博：@ 麦克米伦世纪出版

YOUNG SHERLOCK HOLMES

少年福尔摩斯①

死亡云

[英]安德鲁·莱恩 著
李剑敏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福尔摩斯·1, 死亡云 / (英) 莱恩著; 李剑敏译.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5.8

ISBN 978-7-5568-0972-1

I . ①少… II . ①莱… ②李… III .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 ①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6469 号

First published by Macmillan Children's Book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Young Sherlock Holmes: Death Cloud by Andrew Lane

Copyright© Andrew Lane 2010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13-581

少年福尔摩斯 1: 死亡云 / (英) 安德鲁·莱恩 著 李剑敏 译

编辑统筹 魏钢强

责任编辑 连 莹

特约编辑 刘晓静

美术编辑 费 广

排版制作 蒋薇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开 本 720×980 1/16

印 张 13.25

书 号 ISBN 978-7-5568-0972-1

定 价 24.00 元

赣版权登字 04-2015-40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12056

^{YOUNG}
SHERLOCK HOLMES



主要人物表

夏洛克·斯科特·福尔摩斯 / 主人公，十四岁，迪普戴纳男校学生。

迈克罗夫特·西格尔·福尔摩斯 / 夏洛克的哥哥，在英国政府外交部任职。

西格尔·福尔摩斯 / 夏洛克的父亲，英国国王龙骑兵卫队少尉。

谢林福德·福尔摩斯 / 夏洛克的伯父，居法纳姆，福尔摩斯庄园的主人。

安娜·福尔摩斯 / 夏洛克的伯母，福尔摩斯庄园的女主人。

艾格兰汀太太 / 福尔摩斯庄园的女管家。

马修·阿纳特 / 夏洛克的好友，又名马蒂，有一匹马叫“艾伯特”。

阿米尤斯·克罗 / 夏洛克的家庭教师，美国人，有美国南部口音。

弗吉尼亚·克罗 / 昵称金妮，克罗先生的女儿，有一匹马叫“桑迪亚”。

莫佩尔蒂男爵 / 法国人，制衣厂老板，帕拉多尔会团成员。

苏德 / 人称苏德先生，莫佩尔蒂男爵的管家和忠仆。

克莱姆 / 莫佩尔蒂男爵的手下。

丹尼 / 莫佩尔蒂男爵的手下。

序 幕

…Prologue

初见“死亡云”时，它正从一栋房子二楼的窗户里往外涌动，马修·阿纳特自己则正在不远处“讨生活”。

当时，他正匆匆沿法纳姆商业大街搜寻“战利品”——粗心的行人们遗落的水果或面包屑。他本该紧盯着地面，但他却总是抬头打量那些房子、店铺，以及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马修才十四岁，记忆中，他从没到过这么大的城镇。在这里，法纳姆最繁华的地方，古老的木横梁房子斜斜地伸向街面，房子楼上的房间活像一朵朵固态的云，笼罩在行人的头顶。

商业大街的路面铺着拳头大小的光滑的鹅卵石，但在前面不远处，鹅卵石道路变成了一段硬邦邦的土路，一有马车或马经过，路上就尘土滚滚。土路上，每隔几码^①就蹲着一坨马粪：有的很新鲜，冒着热气，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有的已有些时日，干干的，像拧在一起的草团。

马修闻到了潮乎乎、臭烘烘的马粪，也闻到了香喷喷的烤面包，以

① 1 码 =91.44 厘米，下同。

及火中烤得噼啪响的烤乳猪——他仿佛看到油脂滴落，在火里滋滋作响。他的胃饿得紧作一团，突如其来的疼痛让他弯下了腰。上次吃饱饭已是好几天前的事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一个戴棕色圆顶高帽、穿黑色旧西装的胖男人停下脚步，朝马修伸出一只手，似乎想帮他。马修急忙后退。他不需要怜悯，怜悯只会让他这种无家可归的孤儿，流落到济贫院或教堂，他可不想朝那两个地方迈出第一步。他自己活得很好，眼下他要做的，不过是找点儿食物。一旦胃里有东西，他就能恢复精神。

在被那个男人抓住肩膀之前，马修溜进一条小巷子，接着转身拐过一个街角，来到一条寂静的小街。这条街异常狭窄，两旁房屋的上层房间几乎贴在了一起。只要人们愿意，完全可以从这边的卧室爬到对面。

就是在这个时候，马修看到了“死亡云”。当然那会儿他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当时他看到的只是一块黑乎乎的东西，面积大得像一条大狗，它像一团烟云一样从敞开的窗户里飘了出来。这团烟云仿佛会思考，只见它停顿了一下，然后转身沿着旁边延伸到屋顶的排水管向上涌动。烟云很快飘到了屋顶上。马修忘记了饥饿，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团烟云在陡峭的屋脊上飘移，直至消失不见。

一声尖叫陡然刺破寂静——是从那扇窗户里传来的。马修立刻转身，甩开两条营养不良的腿，拼尽全力迅速奔回街上。正常人不会那样尖叫，不论是惊讶还是震惊。不会，马修的阅历告诉他，只有在生命危急的关头，人才会发出那样的尖叫。不管那声尖叫背后有什么，马修都不想知道。

第一章

… Chapter 1

“你！过来！”

夏洛克·福尔摩斯转身，想看看是谁在喊，以及在喊谁。那个早晨，在迪普戴纳男子学校外面，数百名学生集体沐浴在明媚的晨光里。每个人都身穿整洁的校服，面前不是蹲着一口真皮装饰的木箱子，就是趴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行李包，它们活像一条条忠诚的小狗。谁都有可能被喊到。迪普戴纳的老师早已养成一个习惯，从不直呼学生的名字，而是代以“你！”“小伙子！”“孩子！”这让男孩儿们一刻也不敢懈怠，可能这恰恰正是老师们的目地。不过，也可能是老师们早就记不得学生们的姓名了。夏洛克不太确定哪一种解释更合理，可能两者都有。

但是此刻别的学生没有一个留意的。他们要么正与赶来接他们的家人闲聊，要么正急切地盯着学校大门，期待第一时间看到自家的马车——接他们回家。夏洛克不太情愿地循着声音望过去——不知道噩运的手指会不会指向他。

会。这一次，“手指”来自杜雷先生——拉丁语教师。他正好走到校园拐角处，夏洛克远离人群、驻足而立的地方。杜雷先生的西装平

时总是落满粉笔灰，这一天，学期结束之际，为了跟支付孩子教育费的父亲们打交道，他特意清洗了一番。四方帽方方正正地戴在他的脑袋上，像被校长用胶水粘住了似的。

“我吗，先生？”

“是的，先生，你，年轻的先生。”杜雷老师严厉地说，“收拾一下，去校长办公室，*Quam celerrime*。你的拉丁语还记得多少，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马上’，先生。”

“那么行动起来。”

夏洛克瞥了一眼学校大门：“可是，先生……我在等我的父亲。”

“我相信没接到你他是不会走的，小伙子。”

夏洛克大着胆子做最后一次尝试：“我的行李……”

杜雷先生轻蔑地瞄了一眼夏洛克那破破烂烂的木箱子——从夏洛克父亲的军旅生活中淘汰下来的旧东西。箱子陈迹斑斑，到处可见岁月留下的痕迹。“我看不出有谁想偷它，”杜雷先生说，“除非它有什么历史价值。我会叫人好好帮你看着的。现在，快去。”

夏洛克极不情愿地抛弃了自己的随身物品——换洗的衬衫、内衣、诗集、笔记本，本子上是他草草记下的奇思妙想，以及偶尔灵感迸发、浮现在他脑海里的旋律。他向校园建筑前面的圆柱门廊走去，穿过拥挤的人群——学生、学生家长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不时地看一眼学校大门。那里乱作一团，好多马车同时想从那个狭窄的校门口出入。

入口大厅的内墙贴着橡木板，前任校长和赞助人的大理石半身像在大厅里摆了一圈，每座塑像都有个底座。日光从高处的窗户斜照进来，照亮了地上黑白相间的瓷砖，灰尘在光束里飘浮，随着气流微微旋转。石炭酸的味道扑鼻而来，每天早上女工都用它来清洁瓷砖。大厅里挤满了这么多石像，不知道会不会被人不小心打翻在地。有些大理

石像满是裂痕，说明每学期至少有一尊砸到过地板上，然后被迅速修复、放好。

夏洛克在人群里进进出出，没人在意他。他好不容易挤出人群，离开大厅，来到一条走廊上。校长办公室就在前方几码外。他在门口停下，深吸一口气，拍拍领子，然后——敲门。

“进来！”夸张的大嗓门儿砰的一声炸响。

夏洛克扭动门把手，推开门，不安像闪电一样贯穿他全身，他竭力抑制住自己紧张的抽搐。在此之前，他只来过校长办公室两次。一次是和父亲一起，来迪普戴纳报到；另一次是在入学一年以后，和一群被指控考试作弊的同学一起。三名“元凶”被鞭笞一顿，驱逐出校；四五名“从犯”的屁股被打得鲜血直流，得以继续留校。夏洛克——文章被这群人抄袭的苦主——因声称对此事毫不知情，而逃脱了鞭笞之刑。事实上，他一清二楚。不过他一直试图在这所学校里做个局外人。如果抄个作业就能换来同学们的容忍——谈不上接纳，他无所谓什么仁义道德。另一方面，他也不想告发抄袭者，那样只能招来一顿暴打，没准儿，还会被人揪到宿舍熊熊的炉火前，烤得他皮肤起疱、衣服冒烟。校园生活就是如此——在老师和同学之间没完没了地维系平衡。他恨校园生活。

校长办公室正如他记忆中的一样——宽敞、昏暗，散发着皮革和烟斗混合的味道。校长汤姆林森先生坐在一张桌子后头，桌案大得可以打保龄球。他身材肥胖，穿了一套又瘦又紧的西装，选择这样的衣服，大概是因为它能让人坚信自己看着没那么肥大。

“啊，是福尔摩斯吗？进来，小伙子，进来。把你身后的门带上。”

夏洛克依言行事。但他刚关上门，忽然发现房间里另一个人影：一个男人站在窗户前，手里举着一杯雪利酒。阳光下，大肚玻璃酒杯的雕花折射出彩虹。

“迈克罗夫特？”夏洛克很惊讶。

他的哥哥转身朝向他，脸上的一丝微笑一闪即逝——要是夏洛克不巧眨一下眼，可能就看不到了。“夏洛克，你长了不少。”

“你也一样。”夏洛克说。其实，他的哥哥是体重长了不少，看起来都快和校长一样肥胖了，不过量身定做的西装为他做了巧妙的掩饰，并没突显它。“你坐父亲的马车来的？”

迈克罗夫特挑起一条眉毛：“年轻人，如何推断出来的？”

夏洛克耸耸肩：“我注意到你裤子与座套接触的位置有两条平行的折痕。我恰好记得，几年前，父亲的马车座套撕裂了，当时修补得相当拙劣。一坐上去，那个地方就会在你的裤子上留个压痕，就在裤线边上。”他顿了一下，“迈克罗夫特，父亲呢？”

校长哼了一声，试图唤回两位的注意力：“你父亲——”

“父亲不会来了，”迈克罗夫特平静地说，“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往印度，去增强现有的兵力。印度西北边境有些骚乱，你知道那里吧？”

“知道，我们在地理课和历史课上学过。”

“好孩子。”

“没想到当地人又闹事了。”校长嘟囔道，“《泰晤士报》只字未提，千真万确。”

“不是印度人，”迈克罗夫特透露道，“早先我们从东印度公司接手这个国家时，我们的军方也接管了它的士兵。那些士兵觉得，跟过去的管理者相比，新的管理者过于……严厉……在那里，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政府决定大量增兵印度，向他们展示何谓真正的士兵。印度人的反抗已经够糟糕的了，英国军队内部要是再起叛乱……简直不可想象。”

“会有叛乱？”夏洛克觉得自己的心像一块石头沉入了池底，“父亲在那里安全吗？”

迈克罗夫特耸了耸宽厚的肩膀。“不知道。”他说得很干脆。夏洛克对他这一点十分佩服。迈克罗夫特总是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从不知道什么是委婉，“很不幸，我对此一无所知。至少，目前是这样。”

“可你在为政府工作。”夏洛克执着地说，“对于将要发生的事，你肯定心中有数。难道你不能派别的部队去，把父亲留在英格兰吗？”

“我才到外交部数月，”迈克罗夫特回答，“你认为我有权力改变如此重要的事，我十分受宠若惊，不过恐怕我做不到。我这个顾问，不过是一名雇员，真的。”

“父亲要离开多久？”夏洛克问，他想起了那个身穿鲜红哔叽上衣、胸前绑着白皮带的大块头，那人很爱笑，极少发脾气。他只觉得胸口发闷，但他隐藏得很好。如果说，在迪普戴纳男校他真正学会了一课，那就是“不动声色”。一旦你真情流露，很可能被人利用来对付自己。

“我估计，他们乘船抵达那边的港口需要六个星期，然后在印度待六个月，接着回国再用六个星期，共计九个月。”

“将近一年。”夏洛克垂下脑袋，过了一会儿，他回过神来，点点头，“我们现在能回家吗？”

“你不用回家。”迈克罗夫特说。

夏洛克愣住，任由这句话砸进心底，一言不发。

“他不能待在这里，”校长嘟囔道，“学校正在进行清理。”

迈克罗夫特把冷静的目光从夏洛克身上移开，转向校长。“我们的母亲……状况不太好，”他说，“她本来就弱不禁风，父亲远征的事又让她愁肠百结。她需要平和安静的环境，可夏洛克需要大人的照顾。”

“我有你啊！”夏洛克抗议道。

迈克罗夫特抱歉地摇了摇硕大的脑袋。“现在我住在伦敦，每天要工作很久。恐怕，我无法分身照顾一个男孩儿，尤其是你这样好奇心旺盛的。”他又转向校长，好像比起告诉夏洛克，下面的信息告诉校长

更容易一些，“尽管我们的家在霍舍姆，但在离这里不远的法纳姆，我们还有亲戚——伯父伯母。这个假期，夏洛克将跟他们一起度过。”

“不！”夏洛克爆发了。

“没错，”迈克罗夫特温和地说，“已经安排好了。谢林福德伯父和安娜伯母已经同意照顾你一个暑假。”

“可是我之前从没见过他们！”

“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家人。”

迈克罗夫特跟校长道别，一旁的夏洛克茫然地站在那里，试图消化刚刚发生的巨大变故。不能回家，不能见爸爸妈妈，不能在家族大宅附近的田野树林里探险——十四年来，那里一直是他熟悉的家。不能在屋檐下面的房间里那张旧床上睡觉，房间里有他全部的藏书。不能偷偷溜进厨房——冲厨娘笑笑，得到一片涂了果酱的面包。即将取代这一切的，是在某个一无所知的小镇，和一群素不相识的人生活数周。独自一人，直到开学。

他该怎么办？

夏洛克跟随迈克罗夫特离开校长办公室，沿着走廊回到门厅。一辆封闭式马车停在门外，车门上画着福尔摩斯家族徽章，由于载着迈克罗夫特刚刚完成拜访校园之旅，车轮泥泞不堪，车身风尘仆仆。夏洛克的行李箱已经被装到了马车后面。一个骨瘦如柴的车夫坐在前面的车夫坐厢里，他手中的两条缰绳无力地耷拉着。夏洛克不认识他。

“他怎么知道那是我的箱子？”

迈克罗夫特挥挥手，仿佛不值一提：“透过校长办公室的窗户，我一眼就看到它了，只有这个箱子无人看管。还有，这是父亲用过的。校长人不错，特意派了个男孩儿出来把这个箱子装到马车上。”他打开车门，示意夏洛克上车。夏洛克却扫了一眼校园还有同学们。

“你好像认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似的。”迈克罗夫特说。